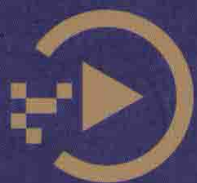


{ 传播大讲堂论丛 }



从媒介工具论到 媒介存在论 西方媒介思想的演变

李 智 著



FROM INSTRUMENTALISM OF
MEDIA TO ONTOLOGY OF MEDIA:
THE EVOLUTION OF
WESTERN THOUGHTS ON MED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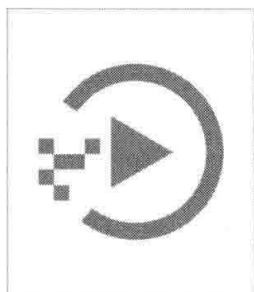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 传播大讲堂论丛 }



从媒介工具论到 媒介存在论 西方媒介思想的演变

李 智 著



FROM INSTRUMENTALISM OF
MEDIA TO ONTOLOGY OF MEDIA:
THE EVOLUTION OF
WESTERN THOUGHTS ON MEDIA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媒介工具论到媒介存在论：西方媒介思想的演变 /李智著.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22.8
(传播大讲堂论丛)
ISBN 978-7-5657-3244-7

I. ①从… II. ①李… III. ①传播媒介—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G21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2)第 140563 号

从媒介工具论到媒介存在论：西方媒介思想的演变

CONG MEIJIE GONGJULUN DAO MEIJIE CUNZAILUN;XIFANG MEIJIE SIXIANG DE YANBIAN

著 者 李 智
责任编辑 于水莲
特约编辑 井彩霞
责任印制 李志鹏
封面设计 风得信设计·阿东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 邮 编 100024
电 话 86-10-65450528 65450532 传 真 65779405
网 址 <http://cucp.cuc.edu.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唐山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9.25
字 数 130千字
版 次 2022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22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7-3244-7/G·3244 定 价 48.00元

本社法律顾问：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 郭建平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李智，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西方哲学博士、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已出版《论海德格尔的现代性批判》（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文化外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国际政治传播》（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全球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2010年）和《国际传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2020年）等学术著作十余部，先后获第四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2006年）、首届新闻学青年学者优秀学术成果奖（论文奖，2012年）等。

【传播大讲堂论丛】

全球媒介与信息素养评估框架：国家状况与能力

新闻学的学与思：雷跃捷新闻学研究论文集

广播学核心概念

政治传播：理论基础与经验研究

国外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比较研究

西方国际传播的想象

■ 从媒介工具论到媒介存在论：西方媒介思想的演变

.....



服务传媒 · 出版思想

前 言

本书无意于撰写一部系统完整的西方媒介思想史,而旨在通过概述西方媒介思想的大致演变历程来揭示西方人对媒介的根本性思考的整体走向,尤其是其间所发生的关键性转向。在这个写作方针指引下,本书着重阐发西方媒介思想从反媒介(中介)的媒介工具论到重媒介(“物”自身)的媒介存在论的转变中的本体论根源、理论表征及其所产生的学术成果。

伴随着西方哲学自20世纪以来从认识论(“看”, looking)转向生存论——超越和消解主-客(心与物)、身心二分即二元对立的人的生活实践经验(“做”, doing)——的实践转向,西方思想同时也发生了媒介转向,即从“心”“物”转向了超越主客体及其中介且超越一切存在者(现成物或对象物)而使一切存在者得以“存在”的“媒介(‘物’)”(包括语言/符号、空间、技术和身体等)。鉴于媒介的普遍意义,未来哲学的主题将

归于“媒介”，以至于有学者称：“哲学最终可能只不过是媒介理论而已。”^①换言之，未来的哲学或许只剩下或只能归结为相比于所谓专业领域的哲学更具有阐释能力的“媒介哲学”（Media Philosophy）——“媒介存在论”（Media Ontology: On Being）。在“媒介存在论”的观照下，作为“生成境域/场域/环境/情境”的隐喻——一种整体性和抽象性的隐喻，“媒介”不再是一种发挥中介作用的中性的工具或手段（作为存在者的具体的媒介物或居间物），而成为一种具有“本体”（本源）性、“主体”性的“存在”（关系结构/网络指引、指示、显现）。不过，它并不是如同“心”“物”“神”“精神”等实体性或本质化的存在（者）即所谓“本体”，也不是相对于任何对象物的“主体”，而是作为“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何以存在”“因/缘何存在”且“之所以如此存在”即使之具有如此这般规定性的依据和缘由——“存在”（过程本身）。或者说，“媒介（‘物’）”是世间万物（包括人、物件、器具、技术等各种存在者）“存在”之源。由此，“媒介”（存在）决定或规定着事物（存在）。“媒介”形式就是事物的“存在”方式。概而言之，“媒介”即“存在”，媒介论即存在论——“媒介存在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转向了“媒介存在论”。从另一方面看，鉴于人类的一切学问在终极意义上终归为哲学，关于媒介的学问自然也终究转向哲学——媒介存在论。所谓“媒介存在论”，不是指针对或围绕媒介问题所作的存在论思考，而是指借助媒介概念进行的存在论思考。也就是说，“媒介存在论”首先是一种存在论——用媒介概念去回答“存在”本身的问题，而不是

^① 哈曼·铃与哨：更思辨的实在论[M].黄芙蓉，译.重庆：西南大学出版社，2018：219.

一般意义上的关于媒介的理论——“媒介理论”。作为“媒介存在论”的所谓“媒介哲学”，与其说是从哲学出发研究媒介，倒不如说是从媒介出发研究哲学，因而，“媒介哲学”不是关于媒介的哲学，而是援引媒介的哲学。总之，未来的媒介哲学不是以媒介为研究本位的媒介哲学，而是以哲学为研究本位的媒介哲学。

回过头来看，何为“思想”？这是本书一开篇要予以澄清的问题。思想不是知识，思想的最大特性或许是非科学性，它不可验证或证实，因而也就谈不上真假。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的思想都好比超越真假值的假说。其次，思想具有独特性和很强烈的个性（或私人性），它深受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情境所制约，因而不像知识那样公共地或跨时空地普遍适用于世，其时代性、地域性、民族性乃至个人性都很鲜明。正因此，“思想”前面往往可以加上物主代词，而形成“古代思想”“（古）希腊思想”“中国的思想”“苏格拉底的思想”之类的说法。

还有，思想是流变的，同时又是难以进化和进步的——可谓“变中之不变”。人类的思想川流不息。一个个人、一代代人的思想浪花翻转不停。不过，人类的思想虽然从整体上表现为一种向前涌动的演进趋势，但在本质上又是循环往复或“轮回”的。对此，英国哲学家、“过程哲学”创始人怀特海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一部西方哲学（思想）史，不过是对柏拉图（思想）的一系列注释。也就是说，哲学思想要不断回到柏拉图那里去。这是因为：凡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没有不被人思考过的，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力图重新思考而已（歌德语）。或许，从古到今，我们人类始终在思考同样的几个

问题乃至同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因此,我们多数的思考都无非是照着前人的思路在重复思考即“照着思考”,而非“接着思考”。无怪乎“后人一思考,前人就发笑”。由此可见,就思想(若非知识)而论,人类是否在进步或进化确实是可疑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何为“媒介思想”?简而言之,就是对媒介或关于媒介的思想。对媒介的思想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对媒介诉诸理性和逻辑的、离身(disembodied)的对象性反思,即站在媒介之外把媒介对象化地来经验、说明、解释(explain)媒介,媒介被“视”为一种实体性、中介性、工具性的存在(者)——一种在认识论视域下观照媒介的知识化的媒介思想;一种是对媒介诉诸感性/“悟性”和意象的、具身(embodied)的非对象性沉思/深思,即沉浸、嵌入到媒介之内体验、理解、阐释(interpret)媒介,媒介被“思”为非本质化的“存在”本身——一种在存在论视域下观照媒介的本源的媒介思想。本书所阐发的西方媒介思想是上述两种媒介思想形态的综合,其演变的前期倾向于知识化的媒介思想,后期则倾向于本源的媒介思想。

人是传播(交流、交往、沟通)的动物,社会是传播的社会,世界是传播的世界,传播不仅是人类基本的生存方式,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和整个世界的存在方式。人类和世界的任何传播活动都离不开媒介,媒介是传播活动中的一个基本要素甚至“本源”性要素,因而,媒介自然地成为传播学思考和研究的基本议题。或许从这个维度上讲,一部人类传播思想史同时也是一部媒介思想史。不过,千百年来,在以内容(信息、意义/思想/观念/精神)为本位或中心

的传播思想史中,媒介一直只是作为传播活动中介的被对象/客体化手段或工具而存在,而且,恰恰是因为媒介切近、本己于人而使其存在的自明性亦即透明性(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处于如此切近而习焉不察的“上手性或上手状态”),人们对媒介反而是“无思”“无感”的,或其零散的媒介观念只是晦暗不明地隐藏在传播思想之内。由此,在人类思想史上,媒介思想史犹如一条暗河潜藏于传播思想史之下。

开掘媒介思想史这条暗河,让“媒介”(“存在”)重见天日而沐浴在哲学(存在论)的光照之下,从而揭示媒介的“存在”意涵,进而开创出一门新的学科——媒介哲学(媒介存在论)。这应该成为未来传播学者作为“哲学学者”的一项重要学术使命。

当然,哲学(“形而上学”, meta-physics)是最具思想性的思想,它不是科学(“物理学”或“万‘有’之学”: On Beings),不追求对问题的终极答案即所谓“终极知识”(“绝对知识”, episteme),因为对这种完美主义解释的知识追求本身就是反思想的。“从问题到问题”——而且是越发边缘性的问题——才是哲学(思想)。问题是思想的生命,终止问题就是终止思想。“思”即“存在”。“思想”的永远问题化状态正是“存在”永不被遮蔽、生活永远有意义的必要条件。由此,不断地追问/追思“(媒介)物”之“存在”本身,方可抵达真理的居留处,从而进入诗意栖居的澄明之境。媒介乃“存在之历史”(Seinsgeschichte),借助“媒介”的“存在”之“思”永远在路上……这就是世界(包含人类)的历史,无限敞开的!永恒的!

目 录

> > > C O N T E N T S

- 第一章 西方传统的媒介工具论思想 / 1
 - 第一节 古代的反媒介思想 / 2
 - 第二节 中世纪的反媒介思想 / 11
 - 第三节 近现代的反媒介思想 / 15
 - 第四节 西方传统媒介工具论思想的意义本位论根源 / 23

- 第二章 西方媒介思想转向的媒介存在论基础 / 28
 - 第一节 西方媒介思想转向的“物”本论根源 / 29
 - 第二节 西方媒介思想转向的符号存在论基础 / 51
 - 第三节 西方媒介思想转向的空间存在论基础 / 62
 - 第四节 西方媒介思想转向的技术存在论基础 / 69
 - 第五节 西方媒介思想转向的身体存在论基础 / 78

第三章 当代西方媒介存在论的理论形态 / 88

第一节 媒介学的媒介存在论思想 / 88

第二节 媒介环境学的媒介存在论思想 / 102

第三节 媒介考古学的媒介存在论思想 / 112

第四节 媒介化理论的媒介存在论思想 / 120

第四章 西方媒介思想转向下传播研究范式的转换 / 129

第一节 从信息(内容)本位到媒介(形式)本位:传播研究范式的转换 / 129

第二节 传播研究范式“媒介”化转换的学术实践 / 135

第一章 西方传统的媒介工具论思想

迄今为止,西方(甚至人类)的媒介思想基本上是以反媒介(有形或无形的中介、介质或中间物)的价值取向出现的,从而形成了一种反媒介的媒介观。这种媒介观的价值立场和价值取向(即媒介价值观)集中体现在对两种最基本的传播(交流)形态——对话(人际传播,抑或口语传播)与撒播(大众传播)——的取舍上,即取前者——对话而舍后者——撒播:因为前者因直接(im-mediacy,去中介)即没有外在媒介(中介)的介入而具有互通性(mutuality,对等互惠),后者则因新生媒介的介入(mediacy)而不具有互通性。正因此,在西方的人类传播历程中,处于交流(传播)之中且对交流(传播)予以反思的传播思想者们一直都普遍地表现为对所有媒介消失的向往和对新媒介出现的忧心忡忡,由此形成一种对交流“媒介”和“媒介”交流既渴望又担忧的“无奈”局面。^①从历史上看,几乎可以说,一部西方媒介思想史就

^① 美国媒介研究专家约翰·彼得斯(J.Peters)在《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这部探讨西方传播观念演进历程的书中展现和揭示了人类“交流的失败与无奈”:一方面,人们渴望借助各种媒介突破身体局限、跨越时空距离而实现远距离离身交流;另一方面,人们又视无媒介(中介)的面对面即具身的心灵融合为理想的传播模式。

是一部反媒介的媒介思想史即反媒介思想史——实质上，是一部媒介工具(中介)论史。^①

第一节 古代的反媒介思想

在古代，形而上学传统追寻理想的传播(交流)状态就是没有中介或尽可能少有中介，因为传播(交流)往往被纯粹地理解为精神交往及互动，因而，“要是没有中介，人与思想之间的即时互通会更加容易。”^②然而，人类传播(交流)是离不开媒介(中介)的，因为，作为行动主体的人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等抽象内容必须借助媒介(中介)而以具象化的形式被对象化出来，方可进行传播而实现交流/交往、沟通。不过，自古以来，意义(内容)始终凸显，而旨在征服时空以传递信息、意义(内容)的媒介则自然变得透明而脱落不见(“不可听见、不可看见”^③)；若因其中介功能运行不良而得以显现，则也显得无关紧要、微不足道，甚至被视为无用、无涉、令人烦恼而必须被克服

① 据约翰·彼得斯对“媒介”(medium)的词义考证，“媒介”在中世纪和现代社会的两次接续推力中，一步步走向工具化(视觉化)而丧失其原初的自体(主体)性、独立自主(自足)性、自在自为性(即以自身为目的)及其中心性、基础性地位。“媒介”一词一直就有“自然(元素)”(如水、火和空气等)、“环境”(如海洋、地球、天空等)之意，“媒介”乃人类赖以生存(存有)的基础、境况或人类栖居之所在——人之所以为人的依凭。在中世纪，媒介被视为远距离观看所不可缺失的中间环节；再后来到了19世纪，媒介被视为传递人类信号/符号和意义的工具；最后到了20世纪，媒介(media)主要就指大众媒介手段——传送新闻、娱乐、广告和各种信息内容的人造渠道。参见彼得斯·奇云：媒介即存有[M]。邓建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

② 德布雷：媒介学宣言[M]。黄春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77。

③ 德国媒介研究者克莱默尔通过“媒介考古”发现：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听到铃发出响声，但无法看到声波的震动；我们阅读的不是文字而是故事。S. KRAEMER. Medium, Bote, Uebertragung: Kleine metaphysik der medialitaet[M]. Frankfurt: Suhrkamp, 2008.

的障碍。古代传播思想家反对媒介的态度表现得极为绝然和激烈。可以说,古代的媒介思想是一种纯然(绝对)反媒介的工具主义媒介思想。

一、苏格拉底的反媒介思想

在人类传播(思想)史上,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媒介通过各种方式力图使人可以不必亲身在场的发展进程,苏格拉底或许是最早对“传播(交流)”观念进行反思并对传播媒介(工具、手段)的变革(进化)感到焦虑的人。身处正在从一个行将消亡的口传(言说)文化转向新生的书写文化的希腊时代,^①他首先担忧和焦虑于(当然也只限于)脱离身体的符号媒介——文字——的使用。他之所以拒绝文字,乃出于担忧人类受美文迷惑和书写技术的钳制——文字会引领灵魂误入歧途。这是因为,文字虽然模仿活生生的在场情景,但它并不本源、本真、地道、忠实和在场——缺乏身体(更准确地说,自然身体,即肉身或肉体)的在场,以至于使思想摆脱人体,使人的思考能力退化;恰恰是文字的介入,使人类传播从具身传播演变为离身传播,从而摧毁了拥有全息、即时、不可重复的话语主体在场的正宗对话。在苏格拉底看来,首先,文字没有人性,它不同于口语(oralty,口声与人体为一体,相统一的),非人自身所固有,因而缺乏内在(于人)性(interiority),个体使用者自然对它也缺乏亲切感。而且,文字自身也没有个性,也忽视交流对象

① 事实上,以言辞(rhetoric)为核心、以思“辩”性为特征的古希腊文化,似乎从未完全消除对书写的怀疑,书写被视为对言辞至高无上的地位的威胁。政治、法律和哲学上的见解都是通过面对面的对话和辩论来表达的。参见斯丹迪奇.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M].林华,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27-28.

的个性(或者说,它凌驾于使用者双方的个体性差异之上),从而不具有像语言(口语)一样的个性化表达。^①其次,虽然文字使得传受双方不必亲身在场,但削弱了人的记忆力,是一种缺乏互动的任意撒播。^②同时,通过书写记录而永久固定的智慧“是一种不分对象的滥交(传播)”^③“文字只是话语无声的影子,无法记录它们的语音、呼吸和灵魂,词语会从它们被说出的语境中抽离”。即被抽离了主体在场而“脱域”后的文字媒介失去对话交流的鲜活场景感。^④譬如在“谈”恋爱的过程中,相比于文字(书信)传递,言说(言“谈”)者附着“语言”(口语)的身体到场应该更受重视。对此,后来的传播思想家约翰·彼得斯感慨:“在一个非人化的、不忠实的媒介(文字)中,交流一方如何才能找到确凿的迹象以确保另一方的忠诚和在场。”^⑤正因此,苏格拉底不乏对文字的抱怨和担忧——书写技术使得说话人和听话人可以不必亲身在场,使人无法即时回应和辩解,缺乏互动。同时,它是衰退的记忆形式,削弱人的记忆力,这同15世纪末人们对印刷术的担心,以及20世纪末人们对电脑的担心都不无相似之处。^⑥所以,苏格拉底及其信徒推崇言说、雄辩术和辩证法即所谓“真理的助产术”(口语传播),而将书写(文字传播)视为无灵魂参与的愚蠢行为。

① 彼得斯.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M].邓建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68-69.

② 彼得斯.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M].邓建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52-53.

③ 彼得斯.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M].邓建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209.

④ 普克纳.文字的力量:文学如何塑造人类、文明和世界历史[M].陈芳代,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120-121.

⑤ 彼得斯.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M].邓建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70.

⑥ O.J.WALTER.Orality and Literacy:The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M].London:Routledge,1982:79-81.转引自彼得斯.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M].邓建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52-53.

在媒介价值观即对媒介的取舍上,一方面,苏格拉底摒弃文字,另一方面,他又因执守口语(话语)而钟情于肉身(body/flesh),提倡身体(肉身)媒介的亲身存在/在场——身体在交流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在他看来,面对面的交流才是交流的理想类型。这源于他对严格意义上“对话”的传播(交流)观念的恪守——真正的说话需要说话人及听话人的肉身在场。鉴于口语的原生性和日常性,身体便是我们遇到的最基础的、最本源的媒介。在面对面的亲身传播——一种最原初纯粹的具身传播——占主导地位的古代口语传播时代,苏格拉底勾勒出的理想的交流状态是:亲身在场的心灵融合。也就是说,不仅两个交流者的灵魂互相缠绕、对等互惠,^①而且,(既然)交流必须发生于灵魂(心灵,soul)与灵魂(心灵)之间,交流双方必须同时在场,在亲密的互动中进行。^②这是因为,所谓的“交流”不仅是“心灵间的匹配”,更是“欲望间的配对(coupling)”。基于此,在交流中,身体作为媒介是被允许的,而且还是受欢迎的。在理想的交流状态中,不止于或不局限于交流者两个灵魂的相互缠绕即心灵间的交融(communion)——所谓“将心比心”“心领神会”,还包括肉体的融合,达到合一(完整性,wholeness)——与“爱人”(亦即“美人”,仅指美男)如影随形。确实,在实际的交流活动中,譬如,在恋爱中,两个肉体(心上人)渴望同时且时时在场,鄙弃横亘在双方之间的一切中介物(如文字、器物等)。在苏格拉底看来,一切新媒介(如文字、物质技术等)不仅影响信息/思想交换渠道,还可能替代和取消人体本身的存在。他为保护身体媒介的完整性而摒弃了其他所有的新媒介。

① 彼得斯.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M].邓建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62.

② 彼得斯.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M].邓建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69.